



在佛光淨土裡，處處散布著歡喜的種子，讓大家在佛法中都能幸福美滿。佛光淨土講求犧牲和奉獻，因此利他的性格和慈悲喜捨的精神，也是佛光淨土的主要思想。

人間福報

Merit Times
Australia

南天寺 Nan Tien Temple (IBAA)

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

Tel: 61(2)4272 0600 Fax: 61(2)4272 0601

E-mail: nantien@fgs.org.au www.nantien.org.au

星雲說喻



天堂地獄的筷子

文／星雲大師

有一個人經常聽人說做壞事要墮地獄受苦，做善事能生天堂享福，但是天堂、地獄是什麼樣子，他並不知道。一個偶然的因緣，他遇到一個修道人。修道人對他說：「我可以帶你到天堂和地獄去參觀！」聽聞此話，這個人很高興地就答應了。

首先，他隨著修道人來到地獄。初來乍到，他發現地獄和人間的生活差不多，一樣要穿衣、吃飯、睡覺，只有一點不同，就是地獄裡的人吃飯，所使用的筷子有三尺長，每當有人夾起菜餚要往嘴裡送的時候，從左邊送，就被左邊的人給搶去；從右邊送，就被右邊的人給搶去，自己永遠都吃不到。也因此，彼此都在怨怪：「你偷吃了我的菜！」「他搶去了我的菜！」爭吵不休，不得安寧。

接著，修道人又帶他到天堂裡。天堂和人間的生活也是一樣，要穿衣、吃飯、工作，甚至吃飯用的筷子和地獄相同，也是三尺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們夾了菜，不是朝自己的嘴裡送，而是給你吃、給他吃。如此一來，彼此都在互道感謝，相處非常和樂。

從這一段譬喻就可以知道，什麼是天堂？能把歡喜給人、把福利給人，大家互相讚美、尊重，就是天堂。什麼是地獄？不重視大眾，不顧念他人，不為別人設想，自私自利，就是地獄。

因此，天堂、地獄不在他方，就在我們自己的心中。可以說，每一個人一天當中，在天堂、地獄裡來回好多次，一念善心起，就是天堂，一念惡心起，地獄即現前。自己不妨可以想一想，我究竟是上天堂多呢？還是下地獄多呢？



圖／道璞

另類財富

一言之惡 一言之善

文／妞吉

華人女歌手孫燕姿是新加坡人，在新加坡，華語雖是官方語言之一，但很多華裔說的是混雜漢語、英語、馬來語的新加坡式華語，與台灣不同，溝通常有隔閡。孫燕姿在台灣就曾因此吃過苦頭，後來她的華語表達流利，讓人刮目相看，背後的因素，源自一句話。

孫燕姿初到台灣發展時，有一次綜藝節目主持人的問題，她不太聽得懂，不知如何回答，情急之下，想起唱片公司建議給個答了等於沒答的無聊答覆，大家聽了哈哈笑，話題轉移，她就可安全過關。

沒想到，這把戲被識破，主持人當著所有人說：「怎麼現在新人都那麼笨？」這句話好像一個巴掌打在孫燕姿臉上，她心裡刺痛不已，畢業於新加坡高等學府，竟然被說笨，只因為聽不懂別人說的話。

孫燕姿將此事當成慘痛教訓，她決心不再盲目聽從別人的建議，她要主宰自己想說的話、想表達的意思，證明自己不是沒有腦子的藝人。從此，她努力學習華語，雖然過程艱辛，曾想放棄，但還是堅持了下來。

事物都有一體兩面，世間一切法，會用的是善法，不會用的就成惡法。面對別人的批評、嘲諷、指責，是要生氣難過，還是當成激勵自己的動力，端視你如何看待。



▲星雲大師著作，翻譯二十多種語言，一千五百多本，二千餘萬言。《佛光大藏經》已出版《阿含》、《禪藏》、《般若》、《淨土》、《法華》，共五大藏一百九十八冊。另外，《聲聞藏》、《藝文藏》、《本緣藏》、《唯識藏》，仍在編纂。圖／慧延

貧僧有話要說／三說

我究竟用了多少「錢」？

文／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

佛教美術辭典 花費不只10億

耗費十餘年編輯的《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》出版之後，可以說，不但震動了佛教界，也震撼了藝文界、建築界。這套由如常法師主持編修的二十巨冊圖典，收錄有四百多萬字，一萬餘張圖片，九千多條詞目。甚至，沒有出版的圖片，在佛光山檔案裡還存有五萬多張。除了中文版之外，有恆法師負責的英文版也即將印行。這當中誰又知道，爲了這套佛教美術圖典，包括資料的收集、專業人士的撰寫稿費、翻譯、印行、出版等，佛光山花了不只十億元以上。

從六十年前，慈莊法師負責的三重佛教文化服務處開始，到今日有滿濟等負責的佛光出版社；由永均、蔡孟樺、妙蘊前後負責的香海文化；在上海，有滿觀、符芝瑛前後負責的大覺文化等出版社，以及依潤、永均、覺念前後負責的如是我聞文化公司，雖然出版品也有訂價買賣，但佛教著作仍然以贈送爲多，其他印贈的小叢書、各類書籍、《佛光學報》、《普門學報》等，也實在無法一一細算，這幾十年下來，開支應該也在三十億元以上了。

此外，依空、滿濟、永應、吉廣與負責，邀請兩岸學者專家共同編撰的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白話版》一百三十二冊；永明、永進、滿耕以及南京大學程恭讓教授，共同收錄編輯的兩岸碩博士論文《法藏文庫·中國佛教學術論典》一百一十冊等，所投入的經費，也在一億元左右。加上貧僧個人的出版，著作二千萬字以上，以一本一本的書計算，應該有三百多本。這許多文化的經費，我們又要向誰去化緣呢？

以上的開支，總計台幣一百多億以上。所幸，貧僧的書籍已上了大陸十大暢銷書排行榜，他們贈予的稿費、版稅人民幣，也給了我一些幫助。

建兩岸圖書館 復興中華文化

至於捐建的圖書館，像台灣八八風災後，在高雄市，我們協助捐建九曲國小圖書館、溪埔國小圖書館、水寮國小圖書館、普門中學圖書館；在屏東、台東，分別重建那瑪夏鄉圖書館、霧台鄉圖書館、桃源鄉圖書館、長治鄉向日葵圖書館等。除此，大陸揚州鑑真圖書館外，也贊助了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、湖南岳陽書院、中國書院博物館等，希望爲中華文化的復興貢獻些許力量。

其實，光是佛光山系統下設立的圖書館，如：西來大學、佛光大學、南華大學、南天大學、光明大學等等級學校，加上新竹無量壽圖書館，以及設在各分別院大大小小規模不一等的圖書室，就不只三十間以上了。

這許多圖書館的書籍，當然很多是善心人士的捐贈，除了向萬千護持文教信徒們，深深的表達感謝以外，也沒有什麼別表示了。可憐的貧僧，當初四、五十年前省吃儉用，甚至把午餐的錢省下來，就爲了買一本書，誰又知道貧僧這種對文化教育愛好的性格呢？

除了文化、教育以外，慈善也是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一，只是，在我們想，慈善救濟本來就是佛教徒的責任，社會固然需要熱鬧的慈悲，但更需要寂寞的慈悲；因此，數十年來，佛光人默默關懷被社會遺忘的苦難者，或窮鄉僻壤的災民，亦或不幸家庭、弱勢

團體等，也就少予對外宣傳了。

救災助學扶弱 60年逾千百億

在急難救助方面，往例不說，光是近幾年來天災人禍，像台灣九二一大地震、莫拉克八八風災等，除了初期的積極救災，物資捐獻、祈福超薦外，事後的家園、校園重建，持續的心靈加油站，用佛法紓解受難民衆恐懼等等，佛光會的慈容、慧傳、永富、覺培和慈善院的依來、妙僧等法師，以及吳伯雄、陳森勝、趙麗雲總會長，也帶領所有佛光信衆無不全力以赴。

例如，九二一大地震災之後，佛光會爲無家可歸的居民興建永平佛光村，提供臨時住所二百餘間，認養三所小學重建校園費用（東勢中科國小、中寮爽文國小、草屯平林國小）、提供十七所學校營養午餐、數十所學校設備、九所學校午餐炊具、臨時教室二十餘所等。

像大陸汶川大地震，我們協助重建木魚中學、彰明中學，捐建醫院，重建三味禪林等佛教道場六十一間，捐贈救護車七十二輛、輪椅二千台。若要再加上與曹仲植基金會共同在全球贈送的輪椅，那就不只幾萬台了。

國際方面，南亞海嘯、伊朗大地震、紐西蘭大地震、日本東北亞大地震、菲律賓颱風、馬來西亞水災等，全球佛光人也本著四大菩薩慈悲的精神，及時出現在他們需要的地方，給予適當的救助捐贈。

慈善之外，教育是必須同時並進的。爲了讓貧困失學的兒童，得到適當教育，佛光會與香港嚴寬祐長者、鄭美雲會長等，一起於大陸興建兩百多所佛光希望小學，助學、蓋校舍、建醫院三百多所、領養孤兒六百餘人等。

另外，啓動「雲水書車——行動圖書館」，讓圖書館能夠像行雲流水一樣，開往各地學校、偏鄉社區及部落，縮短城鄉差距，讓孩子們歡喜閱讀。目前，全台灣已有五十部雲水書車穿梭窮鄉僻壤、偏遠山區，設立了

五百個服務點，嘉惠的兒童豈止上萬人。以上這些慈善救災捐贈的費用，也花了上百億元以上。

至於，五十年的大慈育幼院，也照顧近千名幼童，供應他們讀書、升學、成家立業；而數十年來，仁愛之家和佛光精舍近千名的老人，也都是照顧的常住衆了。

總結如上所述，教育、文化、慈善、各地建寺費用，還有五、六十年來的相關經費等，總合也應該有千百億元以上了。

監獄佛教贈書 花費超過千萬

貧僧除了最初帶了師父給的十二塊銀元到台灣之外，以上千百億的銀錢未經過我的手，但總是經過我的因緣名下去發心、發展。假如有剩餘的錢，應該要向大家報告，但這種「日日難過日日過」，入不敷出的情況下，貧僧不跑政府，不走信徒之家，不對外募緣，我們要向誰去報帳呢？又可以向誰去呼救？又要向誰去報告呢？在台灣居住的各位仁者們，貧僧有跟你們開口募捐嗎？

若不說以上情況，光是佛光山四十多年來，送給外交部帶來海外貴賓們的紀念品，國

防部希望我們提供給前線官兵的念珠、護身佛像，全省各監獄布教時贈送書籍、結緣品等，也不知花了千萬元以上。我們也不要政府知道，也不要領獎，只希望佛光山的信徒，你們要知道你們的功德啊！

明年就是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了，此時，台灣社會宗教財務問題議論紛紛，我覺得也很好，趁此向我的信徒老闆們有一個報告的機會，讓徒衆們和所有的佛光人，在他們的辛苦、辛勞爲大眾服務之後，也知道他們做了什麼、自己的成績在哪裡。

同時，也希望讓弟子們知道，貧僧並不完全沒有個人的錢財，但總是化私爲公，奉獻全部。之所以能大、能多、能有，文化、教育以外，弘法、建寺，如此，才能把佛法弘揚五大洲，想來，多少也與貧僧的這種性格以及心量的大小有關吧！

現在貧僧更老了，沒有著作出版，漸漸不能寫一筆字，也不收紅包，社會和我彷彿更絕緣了。對於錢財問題，我生未帶來，死也不會帶走，社會再要如何批評，也只有向各位懺悔告罪了。

二十說之三（下）